

温州是说不尽的，温州的月光也是写不尽的。那年初访温州，有一个难忘的夜晚。当时月华如水，树影婆娑，瓯江边上三杯咖啡把我醉倒。如此星辰，如此月夜，从此认定与温州不解的情缘。一年之中，竟有数次去那里，为的是尽情享受楠溪江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为的是雁荡山中那荡人心魄的、充满爱情诱惑的夜晚。

那年来到楠溪江，深夜抵达永嘉郊外的乡间旅馆。疏星如萤，月色如银，那山野的草香和



在赫尔辛基转了一天，没有发现像样的中国古董店。于是多方打听，无意中结识了当地一个作家，一番交谈，赢得了他的好感，就帮我电话联络，问询在赫尔辛基有没有专做中国古董的商店，问了好长

时间，终于有了答案，在城市的南边有一家商店专卖中国古董。我立即赶往。像这类商店于我而言，最为重要。寻找流失海外的文物，主要依赖这种地方。

来到这家古董店，却发现铁将军关门，透过玻璃门窗看见满屋子中国古董，我既兴奋又失望。还好角落边挂着纸条，印有手机号码，我急忙依着号码拨，没有丝毫声音，电话那头仿佛是深渊。在店铺门口无聊地转了长久，只得回宾馆，但握着手机，仍然不停地拨打着号码，一直到晚上，那深渊之处传来了女人的声音，好说话了一大串，于是约好明天上午见。

第二天上午十点，女老板准时到达。开了门，面对一屋子中国古董，我暗暗兴奋，又可以大显身手了。

在店里转悠了一会儿，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大多是明清文物。但其中一件最为出彩，那是一把带有“大清嘉庆年制”款式的官窑粉彩美女壶，工笔细描，典雅柔丽，上面使用了部分西方彩料，而且图案也带有西化特征，显然是中国瓷器影响西方之后变形的产物。我激动地观赏了一番，但手上就发现了异样，特别是口部光泽有点儿木讷，细看发现了修复的痕迹。器物修复，对于古玩而言十分正常。如果文物价值高，残器照样值钱。我问多少价？女老板开价十五万。我暗暗一惊，这女人人精啊，残器能开如此高价，表明她懂得。我说破了也要这么贵？她说哪里啊，完美无缺，正宗嘉庆官窑。这一说，我重新拿起美女瓷壶看个仔细，不仅再一次确定是破了，而且还发现了此器竟然是高仿。我情不自禁笑了，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然而她继续一本正经地强调是嘉庆官窑！我看了看这女人，虽然一脸诚恳，但美女壶却充满了谎言。而且这谎言容易使人上当，收藏者都知道官窑残了，也能卖大价钱，所以造假者故意把赝品打破再作修补，造成残破珍品的假象。此行骗手段刚刚诞生时，上当者一大片。然而此刻，无法判断这个女人是否说谎，当然也没有权利追究。我之所以要写这篇小文，是想提醒人们，如今有不少收藏者经常出国，不断地把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收回来，但当心“踩地雷”。古玩行里，把一些赝品、妖货等放在人们经常出没的地方，等候淘宝者，这种现象又叫做“埋地雷”。

农村晚唱

屠再华

我对故乡有太多的祝福！要读书学习呀，城乡一体化指的是共建共享，不等于取消农村不要农业。我希望农村还是应该有“啊哩哩，咕咕咕，呶呶呶，咩咩咩”唤鸡鸭呼猪羊的“晚唱”。

中队长徐鹏飞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海岛的兵，就是一只只铁拳，砸下去就是一个坑”。这是因为他对这句话有着特别的理解：中队独驻海岛，担负着包围海岛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相对陆地上的中队而言，海岛中队任务更重，遇上突发情况，官兵总是边处置边报告，必须在短时间内

温州的月光

谢冕

虫鸣与明澈的月色融成了一片，此夜温州的月光里充盈着芳香的气息和金属的颤音。次日拂晓起来，发现昨夜的月明竟缤纷成了草尖的晶莹，还有楠溪江上星星点点的波粼。

此种景色，如今在温州城里是很难见到了，除非是在瓯江环绕的江心屿，那里依然保留了古朴的静谧。那柳梢上悬挂的，那情人们黄昏后静待的明月，也许谢灵运见过，也许

王羲之见过，也许告别了繁华之后的弘一法师见过，而写过梅雨潭的绿的朱自清肯定见过。

而现在，昔日到处散发着墨香的街巷已在岁月的行进中消失。人们只能在记忆中寻找它充满诗意的昨日的辉煌。人们坚信温州城里依然有月，那月色中依然浸润着唐时的醉意，宋时的恋情，在池上楼，在万里楼，在五马坊，也在林斤澜笔下的矮凳桥。可是，毕竟，那一轮让人沉醉的月华，只能在人们的梦境中寻觅。

诗人瞿伟写《三十六坊月》，记温州城旧日繁盛。三十六坊是北宋哲宗绍圣年间，杨侯蟠任永嘉太守时所划定。其间，谢池、康乐、五马、墨池诸坊，均与谢灵运、王羲之的行止有关，但大抵也只留下坊名，当日景色也荡然不存。杨侯蟠有句：“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那月亮也只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时的月亮是见不到了，留下的只是后人的追念。不仅是三十六坊上空的明月，连三十六坊也随着岁月而消失在凄迷的风烟之中。人们留恋这城市的过去，是因为它的昨日是那



树

样地充满了诗意。

池塘春草，谢家台阁，兰亭墨韵，千载留芳。《瓯江逸志》载：“温州自百里芳至平阳二百里，皆种荷花。王羲之自南门登舟赏荷即此地。”《永嘉谱》云：“南塘旧以荷花名。岸又多橘园，为夏秋胜赏。”

唐张又新《百里芳》诗：“时清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

旧传王右军守郡日，庭列五马，绣鞍银勒，出则乘之。五马街今存，正是当日郡守出巡的通衢，至今仍是

温州繁盛之地。而右军当

日风景，却是淹没在霓虹

光影之中，把温州上空的

皎洁月色，连同百里清荷

的香气，生生地夺去了。

遥想右军当年，公暇

南门登舟，沿百里芳观荷，

是何等气象！如今这一

切，到哪里寻觅？瞿伟在

文末感慨说，“人应该诗

意地栖居，这样的诗意在

古代的中国，在古代的温

州，是有着浪漫的经验的。

而我们究竟是在什么

时候丧失了这样的诗

意呢？”瞿伟的感慨也是我

的感慨，温州的月光是那

样地吸引着我，旧日的月

光已不可寻，我只能在心

灵的深处，保留着我记忆

中的那一轮永远透明、永

远芳香、永远激情而浪漫

的明月。

杭州的几个老地名

沈福煦

少年时我曾在杭州居住过，那时候的零星小事，至今却还记得。这里要说杭州的几个老地名，这些地名对年轻人来说，也许只知其名，鲜知其原意了。

金衙庄，位于今解放路与环城东路交叉处附近。这里最早称皋园，是明代隆庆年间金学曾别业，所以人们称它为金衙庄。清代初年，严沆在此造园，当时被誉为“湖山异境”。后来此园归章氏所有。清同治年间，这里成了局署。沧海桑田，如今这里只留下地名，好在林木芳草尚在，依稀能认出当年景观。

弼教坊，位于今中山路北首，众安桥附近，我从前常经过这里，还记得十字路口有高高的岗亭，民警爬上钢梯，坐在岗亭里用红绿灯指挥交通。所谓弼教坊，是古代官衙行刑之处。据说民族英雄张苍水（1620—1664）就在这里就义。但我小时候也只留下地名，行刑之事是听老一辈人讲的。

十五奎巷，这条巷子如今仍保留着，但大多数人也许不知道此名的来历了。十五奎巷位于今中山南路北首，鼓楼附近。南宋时此巷称竹竿巷（现在的竹竿巷武魁）。明代嘉靖年间此巷内一年中竟有10人中武魁，所以人称此巷为“十武魁巷”，但后来人们误说成十五奎巷了。

旗下，指的是如今的青年路、惠兴路、岳王路以西，开元路以北，青春路西段以南，湖滨路以东的一块地方，清代初年这里建“旗下营”（又称满城），由正红、正蓝、正白、正黄、镶红、镶蓝、镶白、镶黄等八旗在此驻防。如今这里成了杭州的商业中心，犹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



树

样地充满了诗意。

池塘春草，谢家台阁，兰亭墨韵，千载留芳。《瓯江逸志》载：“温州自百里芳至平阳二百里，皆种荷

花。王羲之自南门登舟赏荷即此地。”《永嘉谱》云：

“南塘旧以荷花名。岸又多橘园，为夏秋胜赏。”

唐张又新《百里芳》诗：“时清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

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

旧传王右军守郡日，庭列五马，绣鞍银勒，出则乘之。

五马街今存，正是当日郡守出巡的通衢，至今仍是

温州繁盛之地。而右军当

日风景，却是淹没在霓虹

光影之中，把温州上空的

皎洁月色，连同百里清荷

的香气，生生地夺去了。

遥想右军当年，公暇

南门登舟，沿百里芳观荷，

是何等气象！如今这一

切，到哪里寻觅？瞿伟在

文末感慨说，“人应该诗

意地栖居，这样的诗意在

古代的中国，在古代的温

州，是有着浪漫的经验的。

而我们究竟是在什么

时候丧失了这样的诗

意呢？”瞿伟的感慨也是我

的感慨，温州的月光是那

样地吸引着我，旧日的月

光已不可寻，我只能在心

灵的深处，保留着我记忆

中的那一轮永远透明、永

远芳香、永远激情而浪漫

的明月。

还没有读透 T.S.Eliot 的名诗《The Waste Land》。三十多年前桑简流先生

和我跟伦敦一位老演员吃午饭，老演员

二战过后演舞台剧也在英国广播电台

演广播剧，七十几岁八十了，一脸风霜，

两袖斜阳，湖蓝的眼神尽是无字的故

事，又瘦又直的鼻梁配上一对亮堂的耳

廓，他说他是乔治六世的遗老。我们饭

后谈起他认识的艾略特和他喜爱的《荒

原》，老先生点亮一支雪茄低声背诵诗

里最短的那章《Death By Water》，苍凉

的抑扬顿挫缠绵的告诉，战栗的胡须是

风中焦黄的秋思，我惊叹《荒原》竟是一

阙《弥赛亚》。

桑先生说老演员收藏最多戏

剧经典，艾略特

特的《政界元

老》和《大教堂凶杀案》和《鸡尾酒会》初

版签名本，剑桥书商出天价三本全买他

不卖。“吴尔芙夫妇手印的英国初版《荒

原》不光是艾略特签了名，吴尔芙夫妇

也给他题识留念。该是一九二三年的事了！”桑先生说。

艾略特是峭壁下的峡谷也是大漠

里的绿洲。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他的流金

岁月，一九六五年七十七岁去世，他的

声誉兴隆不减，他的作品热卖不衰。从

少年到老年他是我的功课也是我的消

遣，读遍他的作品没有真的读懂他的作

品。伦敦那家 Flask Bookshop 的老板

说，一九六九年 Donald Gallup

写的艾略特传记是艾略特大全，

读完这本书再读艾略特不迟。

我读了：艾略特的一颦一笑全

在，艾略特踩过的一草一木也

在，可惜盖洛普似乎也不敢肯

定他笔下的艾略特真的是那个艾略特。

一八八八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

圣路易市，祖父创办华盛顿大学还当过

校长，父亲经商，母亲写诗，艾略特哈佛

毕业，留学牛津，深造巴黎，当过教师也

当过英国 Lloyds Bank 员工。一九二七

年他皈依英国天主教也归化英国籍：

“classical in literature, royalist in politics, and Anglo-Catholic in religion”，

他说。Virginia Woolf 和一些朋友不忍

心看他奔波谋生断送才华，合力筹募经

费设立基金让他安心写作。吴尔芙和她

丈夫的 Hogarth Press 替他出版第一本

诗集《Poems》，艾略特声名鹊起，坐镇

Faber & Faber 出版社写书编书出书，

还不惜挖走吴尔芙出版社的一些作者。

诗人冷漠、孤傲、矜持，幸亏从来会逗吴

尔芙高兴，两人二十年往来信札给她带

来惆怅也带来欣忭。

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得了一九

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我只读懂诗里七

十二行忽幽忽明的《小吉丁》。一九三〇

年的《圣灰星期三》我有

伦敦初版本，每一个字

都很浅白而每一句诗都

很深沉，哲学的演绎、宗

教的反省跟一九二五年

的《空心人》一样孤绝一

样险峻，远不如再早的《普

鲁弗洛克情歌》里那些书

生贪新的句法撩人遐想。

《荒原》不同，一片荒芜的

心田展示的是我前所蒙

昧的景观、素所爱慕的

境界，像法国艺术家

Jean Cocteau 评 Marcel Proust 的《Swann's

Way》说：“It resembles nothing that I know of, and reminds me of everything I admire”。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美国初版一九二三年出版；Hogarth Press 手工

只印四百六十本，维琴妮亚·吴尔芙亲

手排版印刷：“I have just finished setting up the whole of Mr.Eliot's poem with my own hands: you see how my hand trembles”，

她写给 Barbara Bagenal 的信

上说。八十四

年来这一批初

版欧美旧书店一本难求，拍卖行偶然上

拍也一次比一次贵，签名本几千英镑合

情合理，不破不烂不带签名的谁见了都

断定是“孤本”。这样的“孤本”我无意间